



含英咀華

院藏清宮珍玩多寶格中的玻璃文物

■ 張湘雯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以多寶格形式裝匣收貯的文物，是清代皇室收藏中深具特色的一個類別。除了盛裝文物的匣盒，設計精良，巧思紛陳，其中貯存的文物，更匯聚金屬、陶瓷、珠玉寶石、竹木雕刻，紙絹本書畫等多種不同材質珍藏。在時間跨度由先秦以至清代宮廷與地方之時新製作，地域幅廣兼容中外的物件中，亦包含不同類型的玻璃文物。以器形體量而言，雖以小巧精微居多，卻展現有別於大型器用的收藏取向，反映玻璃作為特殊人工材料，在清代皇室責成督製下呈現的多面向發展，以及作為域外珍奇的西洋玻璃器物納入宮廷收藏所呈現對映交融的面貌。

貯納珍藏之玻璃文物

由多類型或多材質文物盛裝於特定箱盒所形成之組合式文物收藏，在清代檔案記錄中，依時代、記載方式與品類等第之差異有「百事件」、「百式件」、「百什件」、「寶貝格」、「萬寶箱」、「多寶格」等名稱。

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乾隆時期內府裝配百什件或多寶格類型箱匣時，時有奉旨將玻璃器物收貯置入匣匣之例。如：乾隆六年（1741）九月旨意將各式玻璃鼻煙壺一批收入洋漆箱，¹乾隆九年（1744）十月十一日〈匣作〉記載傳旨：「現做百什件五日一次，俟候呈覽」。隨後之記錄：「內大臣海望謹訂得百什件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琬琰集、瓊瑤藪、瑾瑜匣此七分百什件合牌樣已做完，看准。」其後在進行錦綾裝潢與整體裝配過程中，陸續有玻璃文物納入百什件箱匣中，例如同年當月呈進「白套紅玻璃杯盤一分」，即承旨「著入百什件」。²而此年記載中的「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瑾瑜匣」等五件箱匣現今均度藏本院，其中收貯文物細項與若干變遷尚可藉由《活計檔》及現存清代宮廷陳設檔案記錄加以比對探討。

由檔案記錄所見與本院典藏實物現狀觀察，百什件或多寶格箱匣中的玻璃文物含括清代玻璃製作的數種主要類型，如單色玻璃、套色玻璃、玻璃胎畫珐瑯。此外如清中期檔案記錄中的金星玻璃、纏絲玻璃、西洋修妝匣、鐘錶匣、千里鏡等亦可於現存實物中發現相關對應。

單色玻璃

清宮器用中之單色玻璃於檔案文獻中有以透光度為區分之「明玻璃」、「亮玻璃」與「涅玻璃」、「呆玻璃」之別。由《活計



圖1-1 清 雍正 藍玻璃六方水盛 貯藏於雕漆匣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乾隆 玻璃鐘 貯藏於雕漆匣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 西洋帶錶望遠鏡 貯藏於雕漆匣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檔》記載與傳世實物可知清宮玻璃廠承旨研發燒造的單色玻璃之豐富呈色，「琥珀色」、「金珀色」、「蜜蠟色」、「翡翠綠」、「雨過天晴」等名稱顯示模擬再現天然色彩的製



圖1-4 清 多寶格長方漆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清 乾隆 紅玻璃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面向。多寶格貯藏之雍正、乾隆時期玻璃文房具與單色玻璃鼻煙壺，相當程度反映出對於玻璃透明度審美追求上的沿承與創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各色玻璃水盛（圖 1-1 ~ 1-4），帶有滿族風習、特殊造型的玻璃筆枕、筆架。顯示玻璃製文房器用，頗受寶惜。³ 色澤多樣、精工小巧的玻璃鼻煙壺，也是特別珍藏之物，如一件帶銅鍍金蓋、寶石紅色澤之玻璃鼻煙壺，收存於〈瑾瑜匣〉中，並著錄於匣中目錄冊頁。（圖 2-1 ~ 2-2）另如底部鐫有「乾隆年製」款的藍地刻花鼻煙壺（圖 3），原屬養心殿一件收貯四十餘件多種材質鼻煙壺之木盒收藏。收存於一件〈剔紅雲龍紋小櫃〉之數件配置木座的單色玻璃骨節型器（圖 4-1 ~



圖2-2 清 〈瑾瑜匣〉目錄小冊記載品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5)，形制近於雍正年間（1723-1735）〈玻璃作〉承旨製作之「雙連噶出哈」、「雙連牛骨」、「背式骨」式樣之玻璃筆架。⁴由清宮陳設檔冊記載可知，道光年間（1821-1850）曾存置於寧壽宮養和精舍，載錄名稱爲「玻璃羊骨鈕」。⁵或有可能如屢見於《陳設檔》百什件記錄中之「漢玉羊骨紐」（圖5），具有小式吉祥陳設的功能。

套色玻璃

傳世清代宮廷套色玻璃品類豐富，白地居多，另有藍、黃、綠、褐、紅地等不同透明度之色地胎體，以及氣泡密集、壯若紛飛雪花的霏雪地套色玻璃。裝飾紋樣有故事人物、祥禽瑞獸、吉祥文字、四季花卉等，除製作為花插、水盛、鼻煙壺等容器，亦用之於佩飾器。院藏實物顯示若干製作精美的套色玻璃器曾在不同時期配置收納於百什件或多寶格形式匣盒，如道光十九年（1839）養心殿《陳設檔》記載東暖閣內一件楠木外套匣屨中存貯二件帶珊瑚蓋及綠玉蓋之套紅玻璃鼻煙壺，即爲院藏〈霏雪



圖3 清 乾隆 藍色透明玻璃刻花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套紅玻璃鍾馗人物鼻煙壺〉與寓意連中科甲的〈霏雪地套紅玻璃二甲傳臚鼻煙壺〉。（圖6-1～6-3）另如帶有刻款及千字文編號的套色



圖4-1 明 〈剔紅雲龍紋小櫃〉及貯藏文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2 收貯於〈剔紅雲龍紋小櫃〉的各色玻璃筆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遼至金 玉「嘎拉哈」 貯藏於〈剔紅雲龍紋小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2 〈霏雪地套紅玻璃鍾馗人物鼻煙壺〉器底圈足



圖6-1 清 霏雪地套紅玻璃鍾馗人物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3 清 霏雪地套紅玻璃二甲傳臚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玻璃插瓶、吉語文字鼻煙壺等，具有胎質細膩，套料勻整、琢刻精良的特色。

金星玻璃

深色玻璃胎料中閃爍點狀、片狀或帶狀流布的金色大小顆粒，狀若星羅夜空的金星玻璃在清代文獻中又有噶什侖、咖什侖、溫都里那石、文都里那、溫都里雅等與 *goldstone* 或 *aventurine* 語源相關之西文音譯名稱。歐洲十七世紀早期文獻中有 *pasta venturina in tocchi*、*piera venturina* 之名，均有「偶然發現」、「近似石質」之意涵。因其塊料中之點點流光，出於妙手偶得，賴機運以成，遂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皇室貴族珍藏寶愛之物。⁶（圖7）使用此種材料製成之物件不但被納入珍奇收藏，也是使臣商旅海舶攜帶之貴重物品。康熙年間，歐洲所製金星玻璃已進入內廷，如江西巡撫郎廷極進呈物件中即有「西洋金星紫玻璃水茄式鼻煙壺二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所子進單〉中有「圓金星玻



圖7 約1701-1722 鑲金星玻璃金鍊 荷蘭阿姆斯特丹 Rijksmuseum藏 取自<https://www.rijksmuseum.nl/nl/zoeken?q=Bootjescollier&v=&s=>，檢索日期：2018年3月12日。



圖8-1 清 花梨木嵌牙〈集瓊藻〉百式件匣盒 同治二年《陳設檔》記載存置於養心殿後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2 花梨木嵌牙〈集瓊藻〉百式件匣盒上方題籤

璃盒貳個」之記載。雍正三年（1725）羅馬教皇伯納第多（Benedict XIII, 1724-1730）遣使來華，進呈禮物中包括「咖石噲」鼻煙罐、鼻煙盒、蓋杯、帶頭片等物件。雍正四年（1726）再度遣使，進呈物品中有「金鑲口咖石噲瓶」、「銀鑲咖石噲鼻煙盒」。同年葡萄牙國王（João V, r. 1707-1750）遣使來華，亦進獻有「金鑲咖石噲瓶」、「銀鑲咖石噲盒」以及「咖石噲」塊料。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國王（José I, r. 1750-1777）遣使入貢之禮物中除「咖什噲鼻煙盒」，尚包括「咖什噲文具」。⁷此外，臣工進呈物品中載以「噶什侖」、「咖什侖」、「溫都里那石」



圖8-3 清《集瓊藻》目錄小冊記載品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4 18世紀 銅鍍金嵌金星玻璃八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5 《銅鍍金嵌金星玻璃八方盒》盒內貯貝殼三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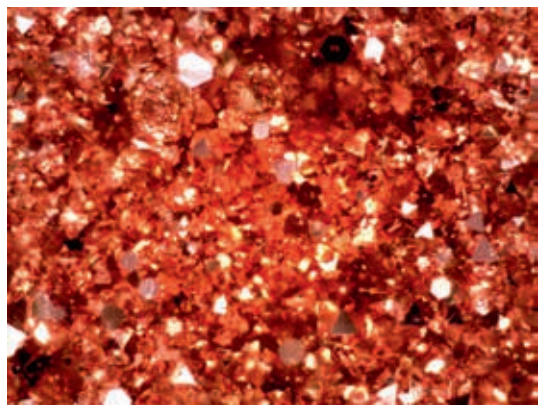


圖8-6 《銅鍍金嵌金星玻璃八方盒》玻璃內部顯微影像（225X）張志光、作者攝

等名稱之物件亦時有所見。⁸

院藏多寶格箱盒中不乏金星玻璃製作物件。據同治二年（1863）清宮《陳設檔》記載，養心殿後殿花梨木嵌牙〈集瓊藻〉百式件收有「金星方盒一件（內盛螺蛤）」。此件方盒形貌尚可在本院典藏〈集瓊藻〉多寶格箱匣中得見。（圖8-1～8-6）形式不一、嵌有塊狀金星玻璃的盒形實物亦見於〈瑾瑜匣〉、〈天府球琳〉、〈紫檀嵌彩瓷博古圖小櫃〉等百什件貯藏文物



圖9-1 清 紫檀嵌骨花長方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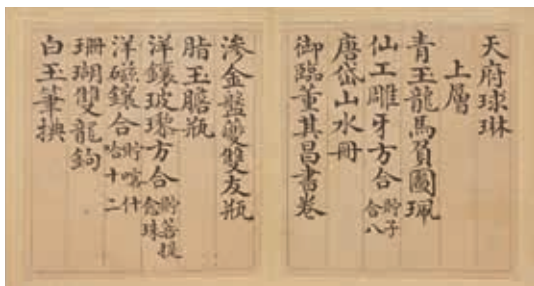


圖9-2 箱內〈天府球琳〉目錄小冊記載品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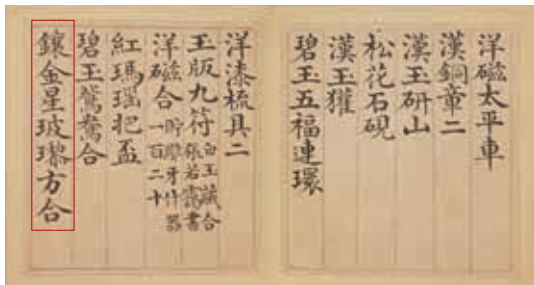


圖9-3 箱內貯存18世紀〈金星玻璃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色澤有通體紅褐色、黃褐色閃爍金星，藍地流帶狀灑金類型。（圖 9-1 ~ 9-3、10-1 ~ 10-7）另有收存於一件小木箱中的金星玻璃扳指，是清代扳指中的稀見材質，在清代本土自製金星玻璃中亦屬精良之作。（圖 11）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年（1737）內



圖10-1 清 紫檀嵌彩瓷博古圖小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2 櫃內貯存18世紀〈西洋藍地灑金星玻璃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3 〈西洋藍地灑金星玻璃小瓶〉及金漆收納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4 1755 Mattheus Verheyden Portrait of Charlotte Beatrix 荷蘭阿姆斯特丹Rijksmuseum藏 取自<https://www.rijksmuseum.nl/nl/zoeken/objecten?q=Mattheus%20Verheyden&p=1&ps=12&st=Objects&ii=0#/SK-A-817,0>，檢索日期：2018年3月12日。



圖10-5 〈Portrait of Charlotte Beatrix〉畫面局部顯示腰間繫綴的掛錶、隨身用品匣與卵形尖底香藥小瓶。



圖10-6 18世紀 西洋藍地灑金星玻璃小瓶 貯藏於櫃內另一金漆小圓盒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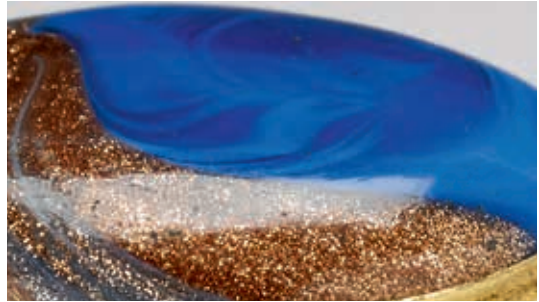


圖10-7 〈西洋藍地灑金星玻璃小瓶〉蓋面玻璃帶狀金星局部

廷裝配一件洋漆文具匣中即貯有「溫都里那石葫蘆鼻煙壺二件」，乾隆四年（1739）並傳旨：「將做活計筭下碎溫都里那石十一兩煉看得無金星」。其後金星玻璃也成為造辦處玻璃廠重要研製項目，用以製作朝珠、扳指、鼻煙壺，佩飾、經匣、文具、花器、盆景及陳設器等。⁹ 乾隆十八年（1753）曾將配置金星玻璃靶之「月白玻璃珠太平車、綠金星玻璃鼻煙壺」與酒黃玻璃圖章、引首、玻璃菊花碟、月白玻璃小圓爐、亮藍玻璃鑲銀鼻煙壺、白玻璃葫蘆式鼻煙壺等配入百什件。又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曾將雲南玉扳指九件與金星玻璃、亮白、亮藍、亮紅、葡萄色玻璃，及蜜蠟、芙蓉石、金纒絲、雲玉等不同材質所製扳指套配為一組九件，收入百什件。¹⁰ 對應於乾隆朝製作及使用金星玻璃



圖11 清 小木箱及箱內的〈金星玻璃扳指〉(右上)、〈綠玻璃扳指〉(右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相關記載，這些收貯於多寶格箱匣，不同來源與類型的器物，具體反映清代皇室珍藏域外傳入金星玻璃製品，並持續嘗試研發再製的歷程。

玻璃胎畫琺瑯

清代畫琺瑯器物中，玻璃胎畫琺瑯製作與存世數量，較諸其他胎質相對稀少。由於玻璃與琺瑯熔點接近，燒造溫度之控制至關重要，燒製之難度更高於金屬胎或瓷胎畫琺瑯。清康熙時期江西巡撫郎廷極曾進呈「西洋法藍五彩玻璃花瓶」與「西洋法藍五彩花籃」，康熙皇帝亦曾以「御製法琅五彩紅玻璃鼻煙壺」賞賜臣工。檔案文獻記載與現存實物顯示，清代康熙時期內廷研製玻璃胎畫琺瑯器物以鼻煙壺與小型杯、盒為多。據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雍正十年（1732）造辦處琺瑯作曾製有「呆白玻璃胎泥金地畫琺瑯花卉水盛」。乾隆時期畫琺瑯技法已施諸各式瓶式玻璃胎容器，以至建築門窗構件。

院藏百什件、多寶格中不乏極具代表性的玻璃胎畫琺瑯作品，如收藏於〈天球合璧〉戩金描漆龍鳳紋箱的〈玻璃胎畫琺瑯竹節式鼻煙壺〉，底部有藍料書「雍正年製」款（圖 12-1 ~ 12-3），為目前存世僅見具雍正年款玻璃胎畫琺瑯遺存，嘉慶七年（1802）養心殿百什件《陳設檔》中，此件品名載錄為「琺瑯竹節鼻煙壺」。乾隆四年（1739）陸續組裝的一件洋漆匣中收有四十餘件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底部均刻有「乾隆年製」篆書款。另如收貯於一件六層木匣中的無款〈玻璃胎畫琺瑯紅地牡丹鼻煙壺〉，器形近似康熙銅胎畫琺瑯，紋樣與發色顯示可能為康熙朝玻璃胎畫琺瑯製作，應屬珍存物件之一。（圖 13-1 ~ 13-5）

西洋玻璃及鑲嵌、鏡面器物

多寶格、百什件箱匣中收貯有多種西洋玻璃製品及配置有玻璃嵌件之物件，除鑲嵌金星玻璃盒，另有規矩匣、修妝匣、錶盒、千里鏡、顯微鏡等。（圖 14-1 ~ 14-8）對於嵌有透明玻



圖12-1 清 〈戲金描漆龍鳳紋箱〉及貯藏文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3 清 雍正 〈玻璃胎畫珐瑯竹節式鼻煙壺〉及器底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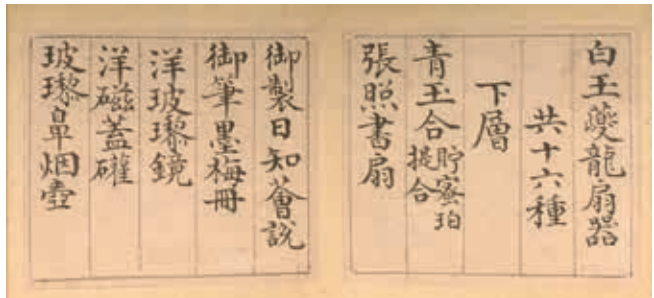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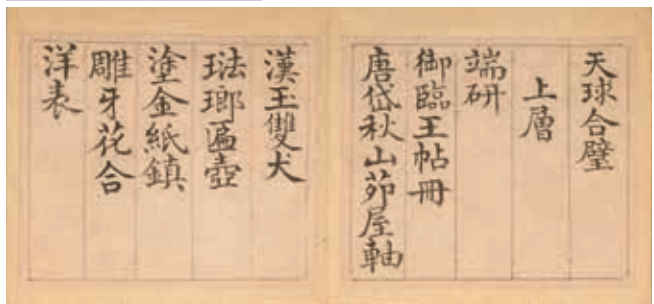


圖12-2 清 乾隆 〈天球合璧〉目錄小冊記載品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1 清 六廂木匣多寶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2 清 18世紀 玻璃胎畫琺瑯紅地牡丹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3 〈玻璃胎畫琺瑯紅地牡丹鼻煙壺〉花卉紋局部



圖13-4 清 江西巡撫郎廷樞 〈奏進林芥雨前芽茶等〉 康熙年間 6扣 故宮0020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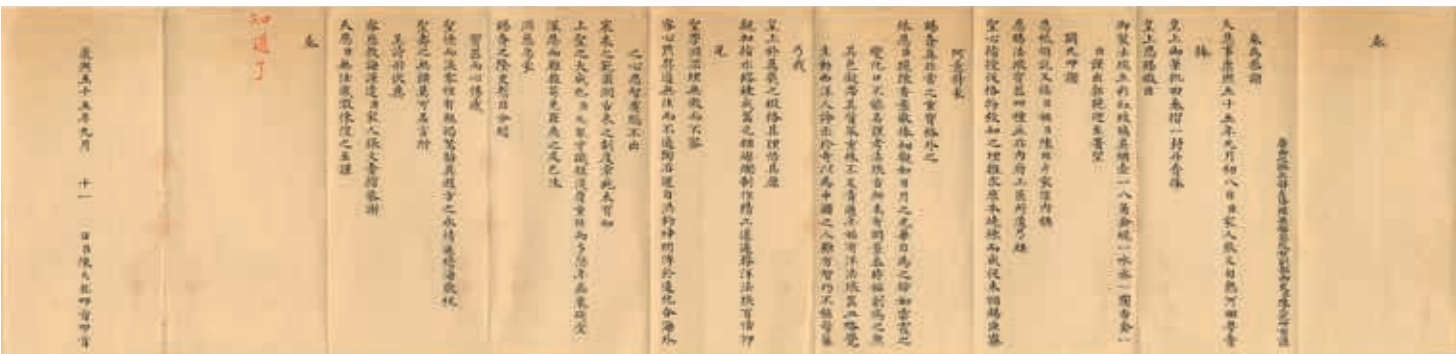


圖13-5 清 廣西巡撫陳元龍 〈奏謝恩賜御製鼻煙壺等〉 康熙55年9月11日 9扣 故宮00229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1 18世紀 金漆提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5 18世紀 西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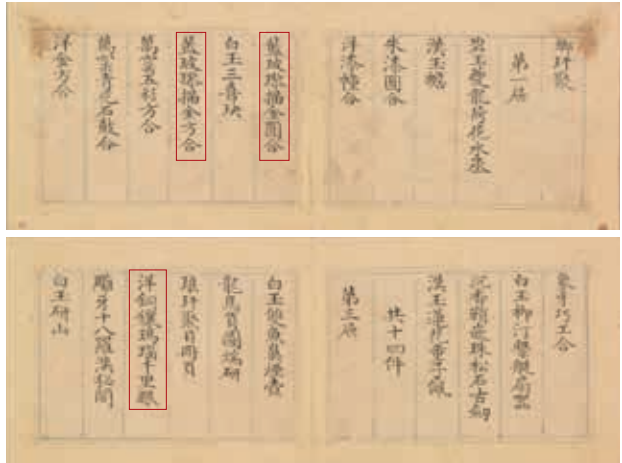


圖14-2 清 乾隆 〈瑯玕聚〉目錄小冊載錄「藍玻璃描金圓盒」、「藍玻璃描金方盒」、「洋銅鑲瑪瑙千里眼」品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3 18世紀 西洋深藍玻璃描金畫珐瑯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4 18世紀 西洋描金藍玻璃盒及盒內存貯玉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6 貯藏於洋漆百式件箱匣的十八世紀西洋錶盒，錶面署有James Cox名款，下層置放大小玻璃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7 18世紀 西洋銅鍍金嵌瑪瑙修妝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璃鏡片的千里鏡與照鏡，乾隆皇帝曾數度詩詠，頗為愛重。如乾隆十一年（1746）與次年（1747）兩首詠千里鏡詩作，述及海西傳來，藉玻璃以視遠的光學應用。¹¹（圖 15-1、15-2）

收貯於一件九層木屨匣中的〈西洋玻璃描金高足杯〉，杯體造型呈十二稜瓣，外壁裝飾金彩圖案，形制類似之玻璃高足杯亦見於院藏乾隆款〈銅胎畫珐瑯西洋人物瓶〉描繪場景中。（圖 16-1 ~ 16-4）於道光十九年（1839）養心殿《陳設檔》記載中，係存放於東暖閣玻璃格後所置九屨楠木外套匣第四屨中。載錄名稱爲「西洋玻璃法盞」，可能原爲乾隆三十九年（1774）依養心殿明窗尺寸所製雕龍百什件中陸續配裝物件之一。另如〈瑾瑜匣〉百什件中存貯之纏絲玻璃小瓶，形體極爲小巧，與若干十六至十七世紀早期義大利或德國地區所製旋轉而無交疊之纏絲玻璃器物構件有所相近。（圖 17-1 ~ 17-3）以其配有木座且收貯於乾隆初年組裝之箱匣中，色澤、纏絲形式與胎體厚度與清代中期纏絲玻璃瓶、碗容器相較有所差異，或有可能爲清宮玻璃廠早期研製成品，其來源有待進一步探究。¹²

結語

由現存清代宮廷陳設檔案記載可知，康熙中期寧壽宮內已存置多種玻璃器用，如玻璃帽架、扁、圓葫蘆形玻璃容器、盛裝西洋煙之玻璃小瓶、大小千里眼、顯微鏡等，¹³雍正年間已將種類繁多的玻璃器物配裝於「百事件」中，如雍正六年（1728）曾在裝有六百四十三件玉器珍玩的漆箱中納入玻璃雙耳杯、單色及荷花鼻煙壺、蓋罐、匙箸瓶、印色盒、玻璃雙陸等四十餘件玻璃器，¹⁴雍正七年（1729）收貯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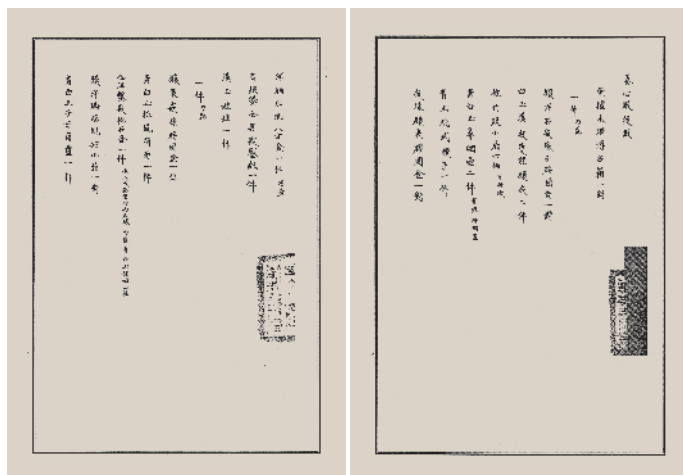


圖14-8 《陳設檔》 清道光十九年養心殿後殿紫檀木雕博古箱百式件記載品目，內有〈鑲洋瑪瑙規矩小箱壹對〉。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11，頁712、718。



圖15-1 1746 清高宗 〈千里鏡〉 《御製詩初集》 卷三十一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2 1747 清高宗 〈千里鏡〉 《御製詩初集》 卷三十八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1 18世紀 西洋玻璃描金高足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組漆箱者，除玻璃鼻煙壺、扇器，尚有玻璃珙瑯冊頁、玻璃靶缸、纏絲玻璃蠟簽、西洋玻璃人、千里眼、招絲珙瑯玻璃容鏡、玳瑁邊玻璃火鏡等不同類型的器物。¹⁵ 乾隆時期持續裝配，置放於不同宮廷殿閣之多寶格、百什件匣盒中，更將多種玻璃文房具、佩飾、鼻煙壺、鏡面器用、陳設器加以存貯收藏。比對清代宮廷檔案史料中有關玻璃物件的記錄，如道光十五年（1835）清點宮內及圓明園庫貯玻璃器之記錄，其中包括紫檀、銅珙瑯各式靶鏡、容鏡，圓明園庫存水晶、茶晶眼鏡，玻璃碟、盤，面盤等，¹⁶ 就類別而言，納入多寶格匣盒收貯之玻璃物件亦可見若干對應品項，而形式則相對多元。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以降至十八世紀，歐洲宮廷貴胄習將蒐羅所得之奇珍異寶以



圖16-2 清 乾隆 銅胎畫珙瑯西洋人物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3 〈銅胎畫珙瑯西洋人物瓶〉手執透明高足杯的西洋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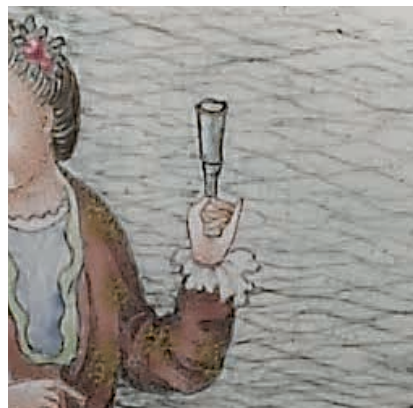


圖16-4 〈銅胎畫珙瑯西洋人物瓶〉高足杯形式



圖17-1 清 纏絲玻璃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3 Glass 1550-1625; Mount 1615-1625 Standing Covered Filigrana Cup 21.4 cm (8 7/16 in.) J. Paul Getty Museum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圖17-2 清 乾隆 〈瑾瑜匣〉目錄小冊中載錄「纏絲玻璃瓶」品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域珍稀 (exotica)、神奇之物 (mirabilia)、與科學儀器 (scientifica) 數類，精美貴重的玻璃器亦在蒐求珍藏之列。¹⁷ 清代宮廷萃珍式收存亦相當程度展現近似此數種類型的收藏取向，在博古融今，兼納海西的萬千物件中，經由揀選組合，營造可供萬幾餘暇，涵泳探索的世界。¹⁸ 雖然此類收納箱盒組裝完成的時間各不相同，並且有因時更迭，舊貯改置或更換物件之狀況，現存其中的玻璃文物仍具體呈現因類賦形之材質特色及色彩裝飾的豐富面貌，而個別文物所具傳衍使用脈絡，特殊配置形成之典藏型式，乃至於作為時作研發之工藝類型，不僅反映清代皇室對於玻璃材質與各類製作的關注品賞，也為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中國與域外文明的接觸與反響，留存珍貴的歷史軌跡。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珍奇箱 (Cabinet of Arts and Curiosities)、藝品室或珍奇室 (Kunstkammer, Wunderkammer) 收納展示，藉以彰顯對於未知世界之探索，以及工藝、科學之巧工新境。(圖 18-1 ~ 18-5) 收藏之範疇涵蓋天然珍寶 (naturalia)、古物 (antiquities)、人造精工之物 (artefacta)、異



圖18-1 約1621-1623 Jan Brueghel the Elder & Hieronymus Francken II The Archdukes Albert and Isabella Visiting a Collector's Cabinet The Walters Art Museum, Baltimore 取自維基百科
畫中描繪法蘭德斯收藏家Pierre Roose珍奇室藏品與陳設。



圖18-2 〈The Archdukes Albert and Isabella Visiting a Collector's Cabinet〉畫面局部顯示桌面擺放的地球儀及各式珍玩藏品



圖18-3 1666 Johann Georg Hinz Cabinet of Curiosities (珍奇櫃) 局部 德國漢堡市美術館藏 取自Patrick Mauriès,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48.
收藏格內可見玻璃器皿。



圖18-4 18世紀 Jean Valette-Penot Trompe-l'œil à la statuette d'Hercule 局部 法國Musée des beaux-arts de Rennes藏 取自維基百科
收藏櫃中可見古銅器、象牙球、玻璃容器、貝殼等藏品。



圖18-5 〈Trompe-l'œil à la statuette d'Hercule〉畫面局部顯示櫃內存置的玻璃容器

註釋

1.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乾隆六年九月〈匠作〉，微卷印本 Box No. 79，頁 536-540。
2. 《活計檔》，乾隆九年十月〈匠作〉，微卷印本 Box No. 84，頁 94-96。
3. 康熙中晚期賞賜臣工之單色玻璃器常包含筆筒、水丞、嵌玻璃石硯等文房器物，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期間賞賜宋學御窯玻璃器皿，大小容器計十七件，內有「藍玻璃花筆筒」、「藍玻璃座藍玻璃水丞」。康熙五十二年（1713）賜「嵌玻璃魚石硯一方」。〔清〕宋學，《西坡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冊 6，卷 50，頁 4a-4b, 23a。另據《活計檔》記載，雍正年間宮中交進呈覽之玻璃水盛，時有承旨依色澤配置珊瑚、象牙、壽山石座之例，可知對於玻璃文房具的品質雅重。
4. 《活計檔》，雍正九年三月二日〈玻璃作〉，收入張榮主編，《光凝秋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314-315、386。噶出哈（gachuha）、嘎什哈為滿語音譯，意指背式骨。參見莊吉發，〈清文國語——滿文史料與雍乾朝的歷史研究〉，《清史論集·二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頁 117-218、133。乾隆皇帝曾在御製詩中說明滿族舊俗中有以拋擲獸足骨節，或以石投擊，藉其四面落點形狀為勝負的遊戲：「羅丹，鹿蹄腕骨也，舊俗以蹄腕骨隨手攤擲為戲，視其偃仰橫側為勝負，小者以鹿，大者以鹿，瑩澤如玉。……」〈吉林土風雜詠十二首〉，《御製詩二集》，卷 52，頁 17a，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頁 145。
5. 〈養和精舍庫存陳設冊〉，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 28，頁 665。
6. Ingeborg Krueger, "Colored Lead Glass and Aventurine Glass in Letters of Philippe Hainhofer,"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52 [2010]: 35-48; Cesare Moretti, Bernard Gratuze and Sandro Hreglich, "Le verre aventurine [«aventurina»]: son histoire, les recettes, les analyses, sa fabrication," *ArcheoSciences* 37[2013]: 135-154.
7. 〔清〕郝玉麟，《廣東通志》，收入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雍正九年本），第 35 輯，冊 12，頁 459-460；〔清〕梁廷枏，《粵道貢國說》，收入《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225、227-229。
8. 乾隆年間臣工進獻之各式金星玻璃器皿，例如雍正五年（1727）兵部侍郎鄭壽進「西洋噶什倫銀盒」、兵部尚書

弼納進「噶石倫長匣」、「噶石倫規矩」；乾隆三年（1738）廣東海關副監督鄭伍賽進「金星藍加什盒盒」，乾隆十五年（1750）策楞進「咖什倫花插」，湖南巡撫開泰進「噶石倫百合瓶」，參見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 1，頁 71、卷三，頁 311；楊伯達主編，《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頁 20。

9. 《活計檔》，乾隆六年二月十六日〈玉作〉：「太監高玉等交金星玻璃瓶一件。傳旨：著將瓶上刻篆字款，座子收拾好。」同年四月〈玉作〉承旨將另一件金星玻璃雙環有蓋罐刻款呈進，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亦曾傳旨將金星玻璃三羊開泰山子陳設刻款呈進。由配座、刻款旨意可知此時金星玻璃研製成品已有頗獲認可之例。
10. 《活計檔》，乾隆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匠作〉，微卷印本 Box No. 96，頁 309-317；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匠作〉，微卷印本 Box No. 107，頁 275-276。
11.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 31，頁 12a；《御製詩初集》，卷 38，頁 19b，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頁 496、587。
12. 張榮，《光凝秋水》，頁 278-281。
13. 〈康熙三十三年正月陳設帳〉，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7，頁 535-558。
14. 《活計檔》，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匠作〉。林姝，〈雍正皇帝與玻璃製品〉，《中國歷史文物》，2017 年 4 期，頁 66-72。
15. 雍正七年閏七月初六日，郎中海望持出三層洋漆盒、填漆盒、雕漆盒各一件，共盛裝三百四十六件文物，呈覽後奉旨：「有缺少空處，有先交出，著配箱的百事件物件內挑選，將此內空處補足收拾好送進。」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 1，頁 121-128。
16.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奕訢等奏遵旨清查宮內及圓明園庫貯物件摺〉，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圓明園》〔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上編，頁 531。
17. Elisabeth Scheicher, *Die Kunstskammer* (Wien: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1977), 76-79; 參見 Patrick Mauries,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13). 威尼斯繡絲玻璃、水晶玻璃。金紅玻璃、金星玻璃等均屬精工珍奇收藏蒐求品類。
18.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故宮文物月刊》，294 期（2007.9），頁 16-27；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故宮文物月刊》，294 期，頁 4-15。劉岳，〈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紫禁城》，2014 年 2 期，頁 120-131；乾隆時期傳教士進呈物品收入百什件之例，參見董建中，〈傳教士進貢與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清史研究》，2009 年 3 期，頁 99-106。

參考書目

1. 林業強等，《虹影搖輝——李景勳藏清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
2. Emily Byrne Curtis,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50-1800*,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9.